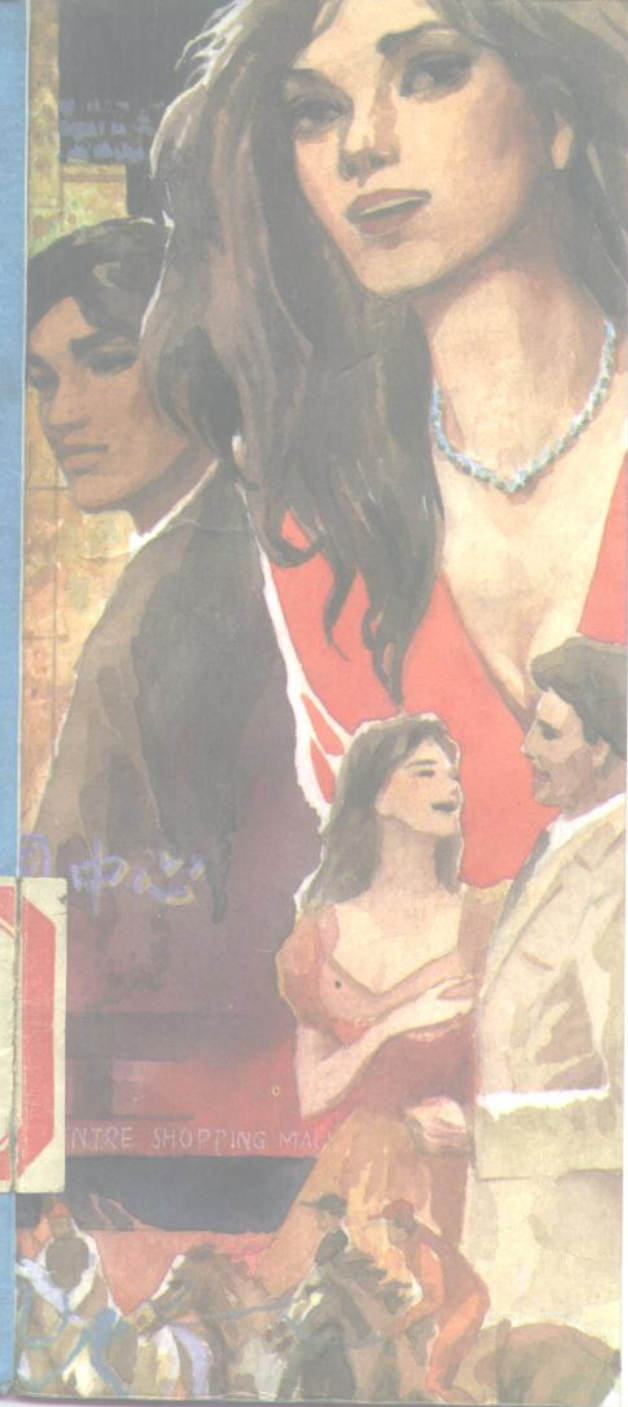


回音壁

香港

陶然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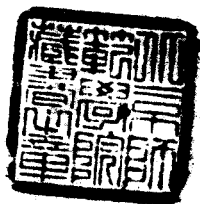
回音壁

香港 陶然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972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北京

1069720

责任编辑：杨培林

装帧设计：胡晓林

回音壁

回音壁

香港 陶 然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960 $\frac{1}{32}$ · 14 · 233,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社目：129-161 书号：10309·103 定价：2.80元

回音壁前的秋天

(代序)

舒 婷

陶然兄：

要把读完你的散文之后的思绪描述出来，犹如梦想将《毋忘我》的紫色芳菲录到纸上一样困难。读过你的长篇小说《追寻》，我以为你散文一定写得好，再读你的散文集《回音壁》，我想你还应当写诗。

虽然你已有好几个集子：《强者的力量》、《香港内外》、《夜曲》等。

我对你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我们至今尚未见面，却又通讯四、五年，且一向以师兄妹相称。我原以为你要比我年长许多，不管我怎样赌气，胡扯，甚至开些很“凶”的玩笑，你总以宽厚慈爱待我，俨然兄长。但在许多长者面前你谦逊有礼，令有些老师不忍打趣你的腼腆和羞涩。看了你的像片，惊讶你的年轻，只是双目含泱泱深水，略带忧郁，无半点年轻人的张狂之气。后来才知道你生于一九四三年，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一个淡淡秋。

你的笔名是陶然，许多人知道，但我更喜欢你的真名：涂乃贤。

你的作品就是履历：有你出生地灼热的回忆；有北京校园堆金的落叶；有《天山下》雪天的足迹；有《家在鲮鱼涌》的左邻右居；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小小的快乐和希望，你的怀念和惆怅，在沉闷的日常生活中，为读者打开一扇又一扇《招风的小窗》。

到处都有生活吗？你正用笔探索这个问题。

是的，难得有多少人毕生远航重洋，建立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功勋。生活在普通人这里，更常是湖泊，是溪流，微波时兴，潺湲不息。无论久雨初霁的《阳光》，无论《夜间飘来的旋律》，岁月的浪花一无偏私，平淡无奇在每个人面前开了又谢，只有你似乎信手拈来，稍加整理，便有芳香扑鼻。倘不是对生活有不渝的爱情，对美有敏锐的感觉和追寻，又是谁赐你躬身俯拾皆是《珍珠》的殊恩呢？

写散文容易吗？散文也是艺术品，任何艺术品除了崭新的角度和透明点，一样地要求饱满的内蕴，要求深刻。漂亮的技巧仅是多汁的果肉，它吸引人达到它的核。在人们感情和经验的土壤里，这核会抽芽开花，长成属于读者自己的树。当然，作者笔下的树和读者心中的树可能不是同一株，但它们必定是《连理枝》。

内地这两年散文、散文诗潮头迅猛，时见专页、专号，但要在—幅小小的画轴里既拓意境，又发真情，且伏契机，同其它体裁的作品—样难。若不是对《托钵丐》、对《当街叫卖的老人》，对普通小人物的《风波》有深切的同情与关切，心甘情愿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交叉，兄怎能抓住《雨前》“黑网”似的天色，叫“沉痛的心震颤在冰冷的铁轨上”，而又在《雨过天青》的“神眼”中，捕捉“缓缓掠过”的“倒映的青山绿水”呢？

在香港那样高效率的城市，无疑你的编辑工作是很忙的。但你创作的数量之丰，令懒散有名的我不敢置信。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美篇，美句却也目不暇接。—个普通的题材，—段也叫平常的抒情，让人疑向“轻车熟路”，但笔锋—转，令读者生柳暗花明之感，让同行有起死回生之叹。如《界限》，眼看真到楚河汉界，逼上死角，再回眸“来往于那上头的风却是自由的”，谁不“因而它快乐”呢？

取材、挖掘、技巧，兄都有所长，令师妹常望尘。有时想，你的心也是水做的，—挤便有泪水潆潆。常说，文如其人，或许你的性格温柔有余，雄劲不足，不知道这算弱点还是特点？

人的天性是很难改变的，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呢？

写完这信，夜已深沉。在我疲倦的眼前（你知道我高度近视）飘舞金色的萤迹，是些闪烁闪烁的声音吗？请兄侧耳，我想它们来自你的读者心灵的回音壁。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于鼓浪屿 灯下

目 录

回音壁前的秋天(代序)

舒婷 1

第一辑 生活之歌 1

第二辑 象国掠影271

第三辑 人物素描303

第四辑 短 笛373

后 记 陶然441

第一辑

生活之歌

- | | | | |
|----|--------|----|--------|
| 5 | 楼上楼下 | 50 | 渡轮上 |
| 8 | 家在鲮鱼涌 | 53 | 古老的电车 |
| 12 | 夜雨洒街头 | 55 | 电车怪客 |
| 14 | 闹市里的枪声 | 57 | 落伍 |
| 16 | 赶考 | 59 | 翩翩的蝴蝶 |
| 19 | 招手 | 61 | 那一缸金鱼 |
| 21 | 午饭 | 63 | 刺猬 |
| 25 | 灯的联想 | 65 | 忆 |
| 28 | 暮色中 | 69 | 鸟的故事 |
| 32 | 萤火虫 | 73 | 那口井 |
| 35 | 早操 | 76 | 三轮车 |
| 39 | 赛马日 | 79 | 马都拉族小贩 |
| 44 | 雨 | 84 | 动物标本 |
| 48 | 码头上 | 87 | 灵性 |

90	马戏团	136	家
92	隔洋的思念	138	晨雨
95	十五年后	140	肥皂泡
97	那片榕树林	142	触电
99	老友	144	寒流
101	蛇	146	寒夜
103	夜市	148	阳光
105	呼唤	150	西班牙咖啡
107	回音壁	152	蛀牙之后
109	古都夜雨	154	卖猪肠粉的女小贩
111	雪天的歌声	156	当街叫卖的老人
113	滑冰	158	理发师
115	寄宿生	160	老侍者
118	阿潘	162	托钵丐
121	阿太	164	异乡客
123	诗的十八岁	166	“我是Joseph啊……”
125	龙潭湖畔	168	冷冷街头夜
128	夏夜曲	170	天桥下
131	踏雪寻踪	172	十字路口
134	落叶	174	风波

176	等待	217	醉酒
178	快餐店里	220	随风逝去
180	玻璃门	222	同情之外
182	门的故事	224	分寸
185	朦胧	226	诺言
187	郊游	228	暗示
189	隧道	230	界限
191	阳台	232	债
193	招风的小窗	234	歌星
195	秋的依恋	236	跳不成的舞会
197	周末	238	重游宝莲寺
199	胡同	240	大澳之夜
201	小街	243	长洲一夜
203	日落浅水湾	245	长湾戏水
205	夜间飘来的旋律	247	自然风光
207	美妙的路程	249	这里的冬天没有雪
209	白马行	251	耸天杨
211	大三巴牌坊	253	热恋中的年轻人
213	掠过赌场	255	姻缘道上
215	睡神	257	珍珠

- 259 毋忘我
- 261 惜别
- 263 元旦
- 265 被限制的日子里
- 病房
 - 蚊子
 - 阿海
 - 庭院
 - 凉亭

楼上楼下

我倚在病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太阳似乎已经落山，但天色还未发黑；昏黄的光线洒在庭院的芒果树上，那片墨绿的叶子迎风飘动，恍惚驮着我的灵魂飞翔。

蓦然间，一道稚嫩的声音撞进我的耳膜，顿时惊醒我沉沉的思潮；我一骨碌爬下床，一个箭步就抢到窗前，急切地朝下一望，我见到我那两岁多的孩子，正站在他妈妈旁边，仰着头，那小手向上指来，发现我冒出头，他兴奋得又是蹦又是叫：“爸爸！爸爸！高高！爸爸！高高！”

我的泪水很不争气地涌上眼眶。我不再拥有童真，虽然我很想也象他那般，与他对叫，但我的年纪，我的世故，都使我丧失了不顾一切的勇气，我不敢面对人们扫来异样的眼光；唯有使劲地扬手，低低地回应了一次：“峻峻！”也不知道他听见了没有。

就在昨天，我乍然被隔离在这二楼的病房里，孤独地倾听夜籁渐渐入眠。在躁动的梦中，我恍惚听到那清脆的咯咯笑声；睁眼醒来，却

是附近的钟声敲来了医院的黎明。而在平日，这时候，孩子还在吮着右手拇指，做那纯洁的梦；偶然被我的起床声惊醒，他就睁开眼睛，依依呀呀地嘟哝：“爸爸上班，赚钱，买车车给峻峻，好多好多！”随即又含笑睡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由于忙于生活，我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即使孩子就在眼前，缠着我，要我陪他玩，我也只好硬起心肠推开他。如今，这楼上楼下，距离并不远，但在刹那间，却因为无法贴近而变成了天涯；纵然只是拉一拉他的手，也成了奢望。

孩子淘气，有时免不了惹人生气。有一次，他竟把我辛辛苦苦写成的稿件，涂得面目全非；我气极了，伸手便往他屁股一打，大概力度过大，他当堂大哭，很久都不止声，事后我也就淡忘了。然而就在此刻，那一幕偏偏从空中回归到我的脑海里，他那夹在呜咽声中的忏悔：“峻峻不敢了”，也恍惚阵阵传来，而咬噬我的心。

难道，人一旦形成了空间的距离，心灵才会贴在一个节拍上狂跳？

我思索着，答案仍未确定，脚步却已迈开；我踮起脚跟，躲开巡逻的护士，拐到院子里。我悄悄地站到孩子旁边，他并未觉察，依然在那里仰着头，指着楼上的窗口，喃喃自语：“爸爸！爸爸！”

当他一回头，赫然见到我，笑容迅速泛上

他的小脸：他向我伸出双手，爱娇而不容推却地说：“爸爸，抱！”

我刚想满足他的要求，突然省悟，我暂时不能与任何人接触，以免传染。我连忙退走，他却固执地追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爸爸，抱！爸爸，抱！”

逃回楼上，孩子的哭声就从楼下凄切地传来。我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泪珠滚了下来。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家在鲮鱼涌

转悠了十年，从这座大厦搬到那座大厦，从这间小房搬到那间小房；整整十年了，我一直都在鲮鱼涌游移。

就在五年前，我刚搬进新居不久，诗人舒巷城曾经随手写下一首诗赠我：

“窗外篷山隔市声，陶然灯下也抒情；

鲮鱼涌畔高楼上，不采流霞可摘星。”

那时，我目前居住的环境，确如诗人所抒写，三面环山，又与喧嚣的大街保持距离；空气相当好。但是，由于兴建地下铁路，那青翠的山，终于多半给杀退了；我一向极为醉心的林木一旦阵亡，飞动的流霞和闪耀的星也就变得不那么迷人了。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居处，我投下的感情，无论如何，也都收不回来了。何况，比起以前的斗室，那条件，已有一些改善。

十年前刚来鲮鱼涌居住时，我一个人蜷缩在一间终年不见阳光，日夜需要电灯照明的小房里。有时，一觉醒来，室内黑暗如故，无法断定天到底亮了没有；只好拿手电筒照亮手表，

才把时间辨清。那仅有的一扇窗，对着的是深深的天井。当深夜的秋雨连绵，我躺在那张几乎占满整间房的单人床上，听那雨珠没有规则地敲在窗沿上，进出滴滴哒哒的声音；听那屋檐上的积水流进排水管，“嘶啦嘶啦”地就在窗前奔泻。这时，我的身上就会油然冒出一丝凉意，睡意已然全消，思潮汹涌而至。

不用说，那么一间不透风的房间，在盛夏，该有多么闷热；在热浪的袭击下，我甚至被焖出痱子，至今仍然留有当年的痕迹。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当台风刮来，它并没有正面受敌的危险，比起避风港，它还要安全，那风声雨点，全都在听觉之外。眼下的居住，虽然向南而且招风，平时颇为适意，但在台风下，那一扇扇的玻璃窗，被野兽般低吼声威胁，全象小动物般，牙齿格斗着全身震颤起来。我常常觉得，那强大的风雨随时都可以破窗而入，席卷而过。是的，如今，窗外一片空旷，视野不象以往那样被局促在咫尺之间；然而，没有了紧靠着的大厦作防卫网，迎风站立的滋味，并非永远都那么美好。

当风和日丽，沿着蜿蜒而上的小径，可以登上巍然的柏架山。开春以来，那山上常年郁郁葱葱的绿树，由冬季里深沉的墨绿，转而成为轻盈的嫩绿。每逢雨雾缭绕，山腰以上的景色若隐若现，有仙境似的缥缈虚幻；而山腰以